

聊斋故事演义

新华出版社



聊斋故事讲义

刘肇霖 澜 波等改编

*

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
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4.75印张 插页 2 张 270,000字
1982年 9 月第 1 版 1982年 9 月重庆第 1 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203·075 定价：1.20元

改写者的话

本书共收了聊斋故事三十三篇。我们所以把它叫做《聊斋故事演义》，是基于这样一些想法和做法：

《聊斋志异》是我国传统的优秀短篇小说集，是我国古典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。其中许多篇章真实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的面貌。作者对当时腐朽的科举制度、宗法礼教、封建道德以及贪官污吏等等，都进行了无情地揭露批判；另一方面，对于那些被污辱被损害的弱者、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和那些正直善良的人们，他一般都给予热情歌颂和支持。由于作者生活在封建制度接近崩溃的前夕，当时的封建统治者，为了垂死挣扎，其统治手段，更加残酷，因此作者不可能以直截了当的表现方法针砭时弊，而不得不假借鬼狐以表达其愤世嫉俗的苦心孤诣。如何使广大读者透过这些鬼域仙境的变幻故事，更好地体味作者的真正意图，欣赏这部优秀的古典文学名著，实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就原作的表现形式来看，蒲松龄的文字既精练又含蓄，他在运用我国传统古文的技巧上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，尤其其他那把古文与民间俚语巧妙结合的手法，真是信手拈来，皆成妙谛。但正因为如此，这种饱含典故、成语的文字，对

于今天的一般读者，尤其是青年同志，在理解与掌握方面确有困难。如何使聊斋故事通俗易懂而又生动形象地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，这也是通俗文学工作者应该承担起来的一项重大任务，不如此，就谈不上批判继承，就不能使优秀的古典文学继续发挥其作用。

我们曾读过一些《聊斋志异》的白话译本，多半是用直译的方法把文言译成白话，这当然不失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之一。但是，文言文的结构和表现方法，与现代的语言文字差距甚大，想用一句白话代替一句文言，很难句句做到。例如聊斋原文中，常使用“娇波流慧”、“举首酸嘶”这样广有内涵的词藻，我们纵能勉强译出，也难达到与原文唯妙唯肖的程度。

在五十年代中，我们在编写聊斋故事时，曾做过意译加再创造的尝试。有的读者出于鼓励，曾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这种改写方法，还是保存了原作精神，有生活，有趣味，效果还是好的。”现在我们又一次把聊斋改写成演义性的故事，仍然是上次尝试的继续。这项工作虽近于意译，但我们做了一些选择，并有所发展，是进行了再创造的。我们是在掌握主题思想，保持人物性格，理解时代背景的前题下进行演义的；是在突出原作思想性的基础上，采用填平补齐的方法进行改写的。在编写中尽量考虑到使情节引人入胜，使书中人能够站起来，务求不致于脱离原作或歪曲原作的基本精神。

再者，原作因时代局限，内容中存在的一些封建糟粕如宣传因果报应、露骨的色情描写等，在出版原文时，作为研

究欣赏古典文学是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。但在我们改写时，就不能不考虑到当代读者对象和现实的社会效果了。所以我们按照取其精华，弃其糟粕，古为今用，推陈出新的方针进行了处理。当然，我们对作者借用鬼狐以讽喻人间的手法，是不敢粗暴改动、尽量保留的；也尽量做到不能让古人做现在人才能做到的事和说出的话。

有时，我们为了突出主题和塑造人物，间会增、减或变动一些枝节，这也是想借鉴于施耐庵、罗贯中等前辈的手法，目的在于更加鲜明地突出原作的倾向，更好地刻画典型，但这种增减和变动是否恰到好处，尚有待于广大读者指教。

总之，使这一古典名著通俗化、演义化的写法，是尝试也是探索，依然存在许多缺点和问题，甚至事与愿违。因此，我们希望对《聊斋志异》有研究的专家及广大读者，对我们这样的做法，提出宝贵意见，以便今后把这一工作做得更臻完美些。

目 次

黄 英·····	刘肇霖(1)
香 玉·····	澜 波(16)
瑞 云·····	澜 波(31)
石清虚·····	澜 波(49)
王 成·····	澜 波(63)
席方平·····	澜 波(78)
画 壁·····	澜 波(91)
西湖主·····	洁 影 澜 波(97)
白秋练·····	谭洁影(110)
赵城虎·····	谭洁影(127)
陈云栖·····	云 壑(139)
云翠仙·····	思 蓟(154)
侠 女·····	郑福源(170)
庚 娘·····	金启曙(183)
红 玉·····	金启曙(203)
促 织·····	金煮纯(217)
罗刹海市·····	柳 萝(231)
辛十四娘·····	柳 萝(255)

聂小倩·····	柳 芩	(278)
宦 娘·····	占 嘉	(293)
晚 霞·····	占 嘉	(304)
贾 儿·····	占 嘉	(314)
商三官·····	亚 冬	(323)
婴 宁·····	宣 华	(336)
阿 宝·····	宣 华	(364)
竹 青·····	宣 华	(378)
苗 生·····	宣 华	(387)
颜 氏·····	体 扬	(395)
叶 生·····	体 扬	(412)
张 诚·····	君 豪	(421)
娇 娜·····	谢 然	(430)
折 狱·····	刘又名	(442)
葛 巾·····	萧 芳 刘又名	(454)

黄 英

刘 肇 霖

几百年来，山村茅店之中，豆棚瓜架之下，曾流传着这样一首诗：

跋山涉水到蓬莱，寻得灵根和露栽。

底事年年辛苦甚？只缘一岁一花开。

这首诗的词句俚俗欠雅且不去管，意思讲的却是单有一种爱花成癖的人，或者泛爱所有的花草，或者单爱一科一种花卉，不论所爱为何，对于他所爱的东西，总是精神专注，时刻不忘的。有的为了罗致一、二异种，不怕登高履远，不惜重金搜购，务求到手而后快；有的为了学到栽培方面的奇方秘术，踏破铁鞋，登门叩访，务求学会而后已。局外人有时认为苦不堪言，本人却觉得乐在其中，这真是癖好了。

且说当年北京城里有户人家姓马，本是诗礼门第，传到这一代马子才，家资虽不算丰饶，却也堪称小康。马子才年龄不过三十，已然成家却未有子女。这人性情忠厚温和，却又十分耿介，平生寡交游、厌名利，惟独酷爱菊花成癖。提起他这种癖好，是与先人有关的，他家世代爱菊，到了子

才，癖爱就更深了。每年菊花盛开的季节，在他的宅第内，畦种盆栽，案堆瓶供，无一非菊。他的为人，一般与世无争，但在罗致菊花方面，却决不后人，只要是别人家独有的新奇品种，他千方百计非弄到手不可。

一次，有位南京客人在马家下榻，遍观了子才的菊花，说：“对于养菊，我是个外行，但晓得其中很有学问。据我看，尊府上的菊花虽是洋洋大观，不过品种仍嫌不全。记得南京我的亲戚家就有几种妙品，虽叫不上名称来，却是北方见不到的。”子才听说，连忙一揖到地，说：“小弟打算随大驾跑一趟南京，只请老兄在令亲处为我说项，把优良品种见赐一两株，小生终生不忘。”那人说：“这个不难。只要你肯跑一趟，此事包在我身上。”于是子才便打点行李，备好走骡，随着那人去了南京。果然，那人为他弄到了一两棵上好菊苗，子才如获拱璧，千层万裹地保护好，即刻启程北归。

行至山东齐河地界，遇上了坏天气，秋雨连绵，一连下了两三天。放晴之后，子才不敢耽搁，立即上路。走了不远，忽见前面有辆轻骡轿车陷在泥洼之内，御者一再扬鞭，驾辕的骡子总拽不动。跟车的一位年轻人忙把自己胯下的一头驴子也套在车上，仍然拉不出来。子才走近时，人们正在着急。见此情况，他连忙下了坐骑，未等别人求助，就把自己的走骡也套在车上帮同拽拉。这次好了，一下子就把轿车拉出泥洼，停在干燥的官道上。

跟车的年轻人忙向子才道谢。子才细一端详，但见这人二十来岁年纪，剑眉星目，神采飘逸，虽是一般行路打扮，

但举止之间，却独具一派英风锐气，遂笑问：“请问足下一行从何处来，奔何处去？”年轻人说：“在下姓陶，名东篱，南京人，全家只姊弟二人，现随姊去北京。”子才讲了自己的姓名，并告诉他：“我是北京人，此行正是回里。”东篱笑说：“正愁着路上无伴，这太好了，可以同路前往。”随即吩咐轿车继续前进。子才瞧那轿车时，只见车帘低垂，帷幕四落，车里的女眷料是东篱的姊姊无疑了。

同行两日，朝行夜宿，子才和东篱处得渐渐熟了。这天俩人并辔而行，东篱笑问：“老兄一不经商，二不宦游，风尘仆仆，到南京去做什么？”子才笑说：“实不相瞒，在下生平无他爱好，只是爱菊。听说南京有上好品种，我这才不远千里而来。你瞧，果然如愿以偿，这不是被我弄到了几株！”东篱看了看他保护备至的菊苗，不由笑了笑，说：“其实，也用不着这么千里跋涉广求异种。要知道，菊花的优劣并不全在品种，主要在于栽植是否得法，在于养花人的技艺如何。如果培育得当，任何品种都可变成良种的。”子才忙问：“这话怎讲？”东篱笑说：“种花如同育人，要因材施教。比如说，土质肥瘠、气候寒暖、墒气干湿、日照长短，都能左右菊花的生长，如分别妥善运用，再施以不同的肥料和药味，所育出的花儿就能随心如意。所以说，花儿优劣不全在品种，主要在于人力。”

子才听他讲的很有道理，便问：“看来足下精于此道，想必是园艺能手了？”东篱说：“谈不上精，只是我家世代艺花为业，耳濡目染都是这些东西，所以略知一二。”子才大喜，

遂提出一些关于艺菊的问题，向他请教，都得到了满意的答复。俩人本是同调，越谈越是投机，等到行近北京城时，彼此已是无话不说的了。

这天赶到丰台，北京城已然在望了。子才猛地想起一事，就问东篱：“足下姊弟二人此番进京，是短住还是久居？”东篱说：“家姊因南京一带气候湿热，不宜久住，这才北迁。看来，在北京是久居了。”子才说：“但不知卜居何处？”东篱说：“由于北京素无亲友，住处一时之间尚难定规哩！”子才说：“这样好不好？贤姊弟如不嫌弃，我家倒有一个空闲的院落，虽然房屋不多，足下一家凉还可以住得下，而且是独门独院。这样，不仅各得其所，而且在下还可以就近叨教一些种菊之术，岂不甚好？”东篱笑说：“如此甚好，小弟自然赞同。容我立即同家姊商议一下，即可定夺。”

于是，东篱便吆喝了一声，让前面轿车停下，自己便迎上前去，隔着车帷子把这事简略地讲了讲。东篱的姐姐是位绝美的姑娘，子才和陶家姊弟同行了几天，下晚投店、一早登程之际，也曾见过几面，虽不曾交谈，却总有些印象，从他眼里看来，她的年龄也就是二十出头。当时，她将车帘微微掀起，探出头来对弟弟说：“住房不拘大小，最好有个比较宽敞的院落。”由于子才的坐骑就在近前，听了这话，未等东篱答言，就顺口说道：“这个，请放心就是了。我家南院，是单隔出去的，正是房舍不多，院落空旷，看来是合适的。进城后，不妨先瞧瞧，如嫌不妥，我再帮你们寻找。”姊弟二人听如此讲，都点了点头，大家继续赶路不提。

进了北京城，子才就领他们直接奔了自己住宅，漱洗过后，便邀东篱一起去看房子。原来马宅有一个南院，同本宅一墙之隔，另有门户通着街巷。这儿在早年原是马家的花园，到了子才这代，由于人丁渐少，无暇管理，就逐渐荒芜了。南院里虽只有几间小巧房舍，但空地着实不少，也还有些花木果树。东篱看后非常满意，谢了主人，就和姐姐在这里住了下来。

东篱把简单家事安排停当，就到北院马宅帮同子才拾掇菊花。在子才这位行家的眼里看来，东篱艺菊的手段是与众不同的：他不但操作精细，而且在拌料、培土、插栽、灌溉各个方面都采取了一些前所未闻的方法。日子一长，子才发现他的技艺确是高超，凡是经他手栽植的，那怕是已经枯干的菊根，也没有一棵不成活，没有一棵不具有独特的风格。东篱年纪虽不大，但为人却也随和，子才邀他在自己家里就食，他也不推辞，从此一日三餐就与子才同进，宾主关系十分融洽。子才的夫人吕氏，自幼多病，但性情和婉，同东篱的姐姐经常往来，关系也处得极好。子才夫妇考虑到陶家没有固定收入，生活上可能困难一些，便不时给陶姊送些粮油蔬菜之类的生活必需物品，陶姊亦照领不辞。由于吕氏身体不好，陶姊经常过北院来看望她，俩人有时共研女红，有时挑灯闲话，处得如同姊妹一般。日子一长，马氏夫妇才晓得陶姊的名子叫做黄英。

一天，东篱对子才说：“我家姊弟二人，自来北京以后，日子已不短了。由于老兄照顾，过的也很不错。但是，老兄



府上并非十分富裕，我家长此依赖，连累朋友，也非善策。我反复考虑，觉得就眼前而论，小弟可以做点菊花生意，维持生计料想不难。但不知老兄意下如何？”子才是个古板人，平素最尚廉洁，听他这样讲法，有些不入耳，就不太高兴地说：“在下虽然无甚家资，添两口人也不会连累多少，何苦非经商逐利不可！再说，足下乃高雅之人，决不会以贫为苦，菊花自古比做隐士，人称清高，如今竟要用它来做生意，岂不是辱没了黄花！”东篱笑说：“老兄也太迂腐了。我倒觉得卖菊为生，乃自食其力，不能算作贪鄙，以养花售花为业，不能算是俗气。作一个人，当然反对不择手段地致富，但是也没有必要唯贫困是求，非弄得穷愁潦倒不可！老兄说对不对？”子才心中不以为然，但口头上又不好辩驳，只是默不作声。东篱知道话不投机，也不再多讲，一笑而去。

从此，东篱即不来马宅就餐，除非子才特别邀请，一般不再到北院来。子才平日整治菊花，经常剔除一些残枝败梗、病株劣种，东篱却不挑不拣，一古脑儿都运到自己南院去。子才看着奇怪，但不解其意，也不去管他。

过了些日子，已到菊花将开的季节。子才忽然发现南院人声鼎沸、笑语喧哗，近前一瞧，只见陶家双扉洞开，门庭若市，人来人往，熙熙攘攘，买菊花的客人肩担车载，络绎不绝。他仔细看时，却见陶家售出的菊花株株都是异种，惊诧之余，心中老大不痛快，暗道：“你陶东篱用菊花来赚银钱，就不能算是品格高尚，这且不谈，尤其不该背着我省了这么多的良种菊花，这就未免不够朋友了。”想到这里，就打

算去当面指责东篱一番。恰好这时，买花的人潮已然过去，陶家的院门已经关好，便走上前去敲了敲门。

东篱把门打开，见是子才到了，忙亲热地邀他进宅。子才进门一看，只见院子里大变了样，除了几间房舍以外，到处开成了畦子，种满了菊花。有些菊株含苞待放；有的则刚刚插枝，料是卖出菊花后补种的新株。他细心一瞧，不禁吃了一惊，原来畦子里株株菊花，都是自己本已弃置不要的那些残品，但一经东篱栽插，开出的花儿俱各新奇。子才正在沉吟，东篱却笑说：“来得正好。小弟不象老兄那样清高，连日来由于做了些菊花生意，得了些钱钞，足供咱二人醉饱之用了。”于是留住子才，就在菊畦旁边安下餐桌，准备痛饮一番。

子才刚刚落坐，就听见黄英在屋子里呼唤东篱，东篱进屋后，不一会，就用托盘端出了诸色酒菜。子才一瞧，品种不多，却大多是自己平素爱吃的几味佳肴。下箸一尝，果然鲜美，特别是就中一味叫不上名称来的素菜，入口之后，自有一种淡淡的菊花香气，沁人心脾。子才知道是黄英的烹调手艺，就问东篱：“令姊已到了年龄，为什么还在闺中待字？”东篱说：“只因时机未到。”子才又问：“何时出阁？”东篱说：“得等四十三个月以后。”子才纳闷：“这是为什么？”东篱笑说：“这个，日后自知。”说到这里，东篱既不明讲，子才也就不便再问了。

席间，子才深感奇怪的是：菜肴尽管陆续地端来，桌子上却只有酒壶而无酒杯，酒香阵阵扑鼻，只是无法喝到口

里。他忍无可忍，就问东篱：“难道尊家没有酒杯吗？要不要到北院去取？”东篱笑说：“何必到北院去取，酒杯俯拾皆是。”说着，就顺手从身边的菊棵上摘下了一叠叶子，手指一捻，却变成了一只只翡翠酒杯，玲珑剔透，非常好看。东篱接着把酒斟上，二人就对饮起来。谁知子才一杯饮完，手里的酒杯立即变回一片菊叶，第二杯也是如此。正在诧异，东篱却笑说：“这是我在江湖上学来的一种幻术，不过障眼法而已，其实没有什么！”

喝着酒，蓦地一阵西风，院里的树上摇摇摆摆地落下几片叶子来。子才说：“秋意深了。北方天寒，菊花的季节也就是这一阵子了！”东篱说：“正是。我打算把这两天的菊花生意对付过去，就将剩下的菊花运往江南，在南方还有一段时间的生意好做哩！”子才一听到“生意”二字，心里就不痛快，不再答言。东篱看透了他的心情，就换了个题目把话扯开，席面上才又欢洽起来。当日，他们俩对菊把酒，尽欢而散。

子才回家后，反复思索东篱的养菊方法，想了一夜，也未得要领。第二天，他又跑到南院去看，只见头一天刚插上的新株已然长高了许多，不由大为惊奇，便央求东篱把这种方法传授给他。东篱摇摇头，笑说：“不行，这些方法是很难传授的。再说，老兄台并不打算卖菊谋生，学会了也无用，何必呢！”子才只得罢了。

菊花生意，本是应季的买卖，到了季节，买主一阵风地拥来，季节过去，生意也就淡了。东篱卖了一阵子菊花，眼看季节已过，买主稀少了，就把剩下的菊花用蒲包盛好，装

